

澈底剝斷基督教與美帝國主義的聯繫

控訴美帝國主義走狗朱友漁

中華聖公會主教院主席主教 陳見真

人民出版社

在充滿着羞愧、悲痛和憤慨的沉重心情中，我站在這裏控訴朱友漁——前中華聖公會雲貴教區主教、中華聖公會中央辦事處總幹事——他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是基督教會中的敗類。一個中華聖公會的主教，如果要控訴另一個主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爲愛祖國、愛教會，我今天必須控訴他。我已不得他聽到我們這兩天的控訴，讓他知道，自己受了多年基督教教義的栽培，沒有表現出一個真基督徒的精神，忠於人民忠於祖國，而墮落成爲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反革命的敗類，是如何對不起祖國，對不起教會。

我控訴他背叛人民，做了美帝國主義和蔣匪幫的反動政治工具。一九三八年他和陳文瀾參加了反動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一九四四年他往重慶見蔣介石，事後坐陳納德的轟炸機回昆明，還覺得這是可驕傲的。抗日戰爭後期，他又做了美軍牧師，穿上美軍制服，並且以此爲榮。解放後他曾兩次非法以僞國民黨政府護照私自出國。一九四九年七月，他在加拿大參加了世界基督教協進會中央委員會會議，該會議通過了支持美帝國主義進行侵略朝鮮戰爭的反動決議案。

還有令人憤恨的，是在上海解放後，廣州解放前，朱友漁在廣州散佈反共反蘇言論，說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不能共存，說中國不應該以蘇聯爲好朋友，中蘇同盟實是在中國吃虧等等。

我控訴他不愛教會，而且破壞教會三自運動。中華聖公會陝西傳道區素來是中國信徒自養教

區。但自他兼任中華聖公會總議會傳道部總幹事後，便以美國差會捐款供給陝西傳道區經費，破壞了原來自立、自養的基礎，一九五〇年擬開的全國基督教會議，他擔任籌備委員會主席，却不願工作，便私自離開中國。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他辭去中華聖公會中央辦事處總幹事職務時，原稱到華南教區做副主教，但是十二月初離開上海後，即赴香港轉往美國。最近還來信說他可在美國爲陝西傳道區捐款，企圖破壞教會三自革新運動，此事已經該傳道部嚴詞拒絕。

從朱友漁的思想爲人來看，他是一個典型的親美者：從小受的教育是美國式的教育，生活方式模仿美國人，平日最歡喜與洋人來往，而不願接近中國人民，寫信記錄用英文，計算賬目以美金爲標準，甚至說中國話都要模仿外國人說中國話的腔調。他一生往美國有十餘次之多。解放前全家都遷往美國。這樣的生活那能不親美、崇美呢？其次他是一個迎逢權貴、謀求個人利益，沒有高尚原則的人。祇舉一個實例來說明：一九四七年中華聖公會總議會會議時，朱友漁竟提議由吳匪國楨任傳道部部长。雖然他的提案被大會否決，但從這裏可使我們看出他祇知逢迎國民黨反動官僚，而不以教會事業爲念。

像朱友漁這樣親美、崇美，不愛祖國，以致墮落成爲美帝國主義和蔣匪幫的反動政治工具、應聲蟲，是可恥的。這樣不愛祖國的人，是人民中的敗類；若不覺悟，祇有跟着美帝國主義走向滅亡。這樣不愛祖國、不愛教會的人，不能爲基督的真理在萬人面前作見證，反羞辱了教會，這是教會的罪人，是不配在人民中國的教會裏被稱爲主教的。我們的教會中不能容許這樣的敗類存在。我們要請華南教區說明朱友漁是否仍是他們的副主教，並立刻加以處理。

像這樣一個人竟然能在我們教會中担任主教十多年，我們對自己的教會，就不能不有所檢討。首先，過去選任工作人員，未能注意其立場與骨格。其次，我們的教會中缺乏學習和公開檢討的制

度，不能及時糾正工作人員的錯誤。負領導責任的工作人員缺乏責任感，容忍流於放任。我自己也要作檢討：由於小資產階級的情面觀點太重，鬥爭的堅決性不夠，缺乏嫉惡如仇的精神與正義感，警惕性不高，否則我不會等到參加此次大會才知道『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反動決議案。

我們要把今天的慚愧、悲痛、憤慨化爲力量。我要請參加此次大會的聖公會信徒回到本工作崗位，不但傳達大會的精神和決議，更要負起責任來說服、感化、教育、改造我們聖公會裏的落後分子。如果有墮落分子仍不悔過自新，我們就要檢舉、控訴、驅逐他們。我們要學習，對教會中殘餘的美帝國主義影響展開鬥爭。如果我們在思想意識上不能澈底肅清帝國主義的毒害影響，則縱令教會在形式上實現了自立、自養、自傳，還是給帝國主義留下可鑽的空隙。無孔不入的帝國主義分子仍將企圖利用基督教把我們每一個人都變成朱友漁。

我們有信心，能够肅清在教會裏面的帝國主義影響，使我們每一個信徒成爲真正愛祖國、愛教會的人民，參加在偉大的中國人民的行列中高呼：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毛主席萬歲！